

积案调查组

狐狸猫——著

树皮幽灵
清朝古案

黑狗传说
老树藏人

谜案直播
古墓疑云

布满灰尘的陈年旧案，出乎预料的犯罪手段
烧脑异常的动机分析，意想不到的破案线索

一个能跟死者「交流」的精神分裂者
诡奇侦破疑难积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目录

狐狸猫——著

积案调查组



作者	书名	定价
陈忠实	白鹿原	29.00
余华	活着	12.00
苏童	妻妾成群	18.00
格非	欲望的旗帜	25.00
阿来	尘埃落定	18.00
马原	虚构	12.00
扎西达娃	西藏小子	15.00
铁凝	没有纽扣的旗袍	12.00
刘恒	苍河白日梦	18.00
陈忠实	白鹿原	29.00
余华	活着	12.00
苏童	妻妾成群	18.00
格非	欲望的旗帜	25.00
阿来	尘埃落定	18.00
马原	虚构	12.00
扎西达娃	西藏小子	15.00
铁凝	没有纽扣的旗袍	12.00
刘恒	苍河白日梦	18.00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积案调查组 / 狐狸猫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594-2478-5

I. ①积… II. ①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4168号

书 名	积案调查组
作 者	狐狸猫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郭宝胜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478-5
定 价	4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二卷

祸水红颜

第一章 蒙娜丽莎 / 068

第二章 人言可畏 / 076

第三章 目击证人 / 082

第四章 切脉测谎 / 088

第五章 重操旧业 / 097

第六章 第四个男人 / 106

第七章 照片里的秘密 / 113

第八章 证据持有人 / 121

第九章 蓝颜祸水 / 132

第十章 谁暗恋谁 / 142

第一卷

谋杀月老

第一章 碟仙问凶 / 002

第二章 虎父无犬子 / 011

第三章 新突破 / 017

第四章 高等数学 / 026

第五章 情侣登场 / 032

第六章 顺风车 / 039

第七章 数学情缘 / 045

第八章 首案告捷 / 054

第九章 荒唐的视频 / 062

第四卷

父案疑云

第一章 树皮人 / 232

第二章 声东击西 / 242

第三章 昂贵梦想 / 252

第四章 天鹅湖 / 260

第五章 怀疑试探 / 271

第六章 致命抉择 / 282

第七章 鬼树藏尸 / 292

第八章 验证推测 / 296

第九章 同仇敌忾 / 305

第三卷

黑狗诅咒

第一章 圣诞夜话 / 146

第二章 清官古案 / 159

第三章 意外收获 / 168

第四章 山庄团聚 / 176

第五章 好心办坏事 / 185

第六章 寻找古墓 / 194

第七章 调虎离山 / 204

第八章 历史重复 / 212

第九章 自我诅咒 / 220

第十章 潜伏杀手 / 226

凶凶凶

第一卷

谋杀月老

第一章

碟仙问凶

聂长远耸着肩膀全神贯注地透过 3D 眼镜注视着大屏幕，一直到一张鬼脸毫无预兆地突然近在咫尺，吓得他全身一抖，小声惊呼了一声。

聂长远旁边的那位却笑嘻嘻地大口嚼着爆米花，对一惊一乍的恐怖片不为所动。

聂长远侧目瞥了一眼这位坐在他右边的、即将满 18 岁的未成年，总觉得他刚刚的笑有嘲笑自己的意味。

“不看了不看了，”聂长远摘下眼镜，小声发牢骚，“真搞不懂我干吗要跟你这么一个同性大半夜跑来看午夜场恐怖片。回去睡觉了。”

少年也摘下眼镜，冲聂长远绽开一个灿烂笑容：“老聂，你的胆量真是一点长进没有。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国产恐怖片跟我的病情一样，虚张声势一番，最后的结果都是伪灵异。走吧。”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影厅，乘电梯一路去到地下停车场。

聂长远自顾自坐进驾驶座，却见同行的少年没有像来时一样坐副驾驶，而是开了后车门。

“怎么你……”聂长远话未问完，清脆的响指声传过来。

少年一面坐进后排，一面打了一个响指。

聂长远撇撇嘴，小声嘀咕发牢骚：“又来了。”

车子开上路，聂长远也开启了聒噪模式：“亦杨，大学生活还习惯吗？你的室友还有没有为难过你？动物医学还对胃口吗？最近有没有放弃治疗？”

被叫作亦杨的少年全名游亦杨，比聂长远小 10 岁，是个还差半个多月就满 18

岁的大一新生，相貌清秀俊朗，唇红齿白，中等个头，身材瘦削，身上是休闲又少年气的棒球服、牛仔裤、双肩背包，在他就读的哈江农业大学也算是校草级别的名人。

游亦杨不理睬聂长远的聒噪，一直歪头含笑望着身边，对着空气温言细语：“天气冷了，记得多穿点。最近还有没有喉咙痛啊？要经常来看我……”

没能转移游亦杨的注意力，聂长远大声咳嗽一声，提高音量：“何弃疗啊！亦杨，你得听刑院长的话配合治疗。你明知道菲菲只是你精神分裂症发病时的臆想，那就得配合我的帮助转移注意力，不去跟臆想中的幻象互动……”

聂长远的话被自己的手机铃声打断，一看来电显示，竟然是他顶头上司的上司，市公安局的赵副局。

“赵局，”聂长远塞上耳机，战战兢兢接听电话，瞬间进入刑警的工作状态，“是有案子吗？”

应承了一分多钟，聂长远挂断电话，正好在拐弯处调头往回开，又指挥后排的游亦杨：“亦杨啊，待会儿再跟你的菲菲谈情说爱，先帮我个忙，我开车不方便，你打开手机上的那个什么拍的直播平台，搜索一个ID……”

游亦杨一听聂长远这话，马上收起宠溺的神情：“菲菲，你先等我一下，老聂这是有正事儿了，我先帮帮他。”

输入ID号，游亦杨的手机马上呈现出直播画面，画面的背景是月光下昏暗的一片废墟，高低起伏的黑影中摆了一张小方桌，方桌的一左一右是一男一女，两人分别把右手食指按在方桌中心的一只白色瓷碟底部，闭着眼，嘴巴里念念有词。

游亦杨当然知道，这两人是在玩碟仙游戏。

“老疯老疯，杀害你的凶手是男是女？”画面中那个男人紧闭双眼，颤抖地问，而后，桌上的白色瓷碟便开始画着圈匀速移动。

“这不是网红‘头号骑士’的直播吗？这家伙居然找了个女搭档直播玩碟仙？”游亦杨夸张地感叹，把音量调大，把手机举到聂长远身侧让他瞥一眼。

“老疯老疯，杀害你的凶手是老是少？”男人睁开眼看了看瓷碟停住的位置，与对面的女人对视一眼，又开始闭眼问卜。

聂长远不屑地哼了一声，他告诉游亦杨，刚刚赵局给他指派了一个棘手的任务，就是跟这个直播有关。

游亦杨盯着手机，通过评论进一步了解了所谓碟仙游戏的前因后果。原来这位名叫“头号骑士”的网红是特意找来了一个胆大的女搭档一起玩碟仙游戏，“头号骑士”的目的是要请来十年前在那片废墟上被杀害的 dead 者的灵魂，问他凶手是谁。

“别说，这位网红也挺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嘛。”游亦杨调侃。

“屁话，他们这是宣扬封建迷信，引起舆论动荡。要是被他们把十年前的案子又给炒热，舆论一定会给警方压力。这还不算什么，他们搞不好还会引起社会恐慌，添油加醋地胡乱编故事，给警方破案加大难度。”聂长远转述赵局的话。

“怎么？十年前的案子还有专人在调查吗？”游亦杨颇为惊喜地问。

“有啊，怎么没有，”聂长远自豪地挺胸，“专人就是我。”

游亦杨抬眼透过后视镜去看聂长远的双眼，突然收起玩世不恭的笑意，认真地说：“老聂，你不愧是我爸生前的得力助手，你跟他一样，没有忘却那些尘封已久的罪恶冤屈。”

聂长远用左手食指敲了敲自己的头：“是啊，它们都在这里，时刻准备被重新提上日程，真相大白。”

“既然如此，你这个现任刑警，负责悬案的专人总不能输给一个网红吧？十年前的拆迁楼命案也该给个说法了。”游亦杨干脆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

“老疯老疯，请告诉我们，杀害你的凶手现在是不是还逍遥法外？”男人的声音变得激愤慷慨。

聂长远不屑之余加大油门，告诉游亦杨，赵局让他火速赶到直播现场，在不透露警察身份的前提下搅局，搅黄他们这场荒谬的直播。所以只能先把游亦杨放在路边，让他自己打车回学校。

游亦杨撇嘴苦笑，否决了聂长远的提议。一来，这个时间校园早就关门；二来，把他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被丢在午夜的大街上风险太大；三来，带上他去直播现场的话，他也可以替聂长远出面搅黄他们的直播，这样也不会暴露聂长远警察的身份。

聂长远一想也是，游亦杨这小子一向古灵精怪，说不定这次真的能帮上忙，便问：“好吧，你打算怎么搅黄他们的直播？”

游亦杨注视手机，歪嘴一笑：“到时候临场发挥吧。”

午夜零点十分，聂长远的车子一个急刹车，停在了碟仙游戏所在的那片废墟边缘。

游亦杨下车，关上车门前冲着后排空空的座椅柔声说了几句，意思是让栾菲菲等他一下，千万不要趁他不在就不辞而别。

随后，游亦杨从随身的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个“V字仇杀队”的面具戴在脸上。

聂长远本来正在眺望废墟中心的那个亮点，一回头正好近距离撞上了那张煞白的笑脸，吓得一个激灵：“我去，你小子想干吗？”

游亦杨嘿嘿一笑：“这不是直播呢嘛，你知道我不能上镜的，否则容易被杀手给盯上。走吧，一路上也别闲着，你不是一直对各种悬案情有独钟，对悬案资料烂熟于心，号称‘移动资料库’吗？给我讲讲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案子，当年案发现场的情形。”

“你知道这些做什么？”聂长远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的任务牵扯游亦杨进来弄不好会搞砸。

游亦杨深一脚浅一脚地踏上废墟，丢给身后的聂长远一句话：“我要是不事先知道点内情，怎么吓跑这两个事先对案子做过功课的网红？再说了，我也想见识一下所谓的移动资料库到底是不是名不虚传。”

聂长远无奈地加快脚步跟上游亦杨：“好吧，给你讲讲也无妨。案子发生在2008年6月11日晚间22点左右，当年这里还没有被拆除，是个拆到一半就停工的破楼，整个住宅楼无门无窗，就剩个框架。死者是住在这里的一个流浪汉，50多岁，身份不明，但是因为他疯疯癫癫，周围人都叫他老疯。老疯虽然疯癫，但是为人随和，总是一张傻笑的脸，也没惹出过什么大事，跟附近的居民们也算是相安无事……”

聂长远跟在游亦杨身后极为投入地调取记忆库中的资料，介绍着案情，突然听到前面游亦杨打了一个响指。聂长远朝四周望望，缩了缩脖子，不知道是因为11月寒夜的低温还是因为悚然的环境，竟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尤其是得知与自己几步之隔的游亦杨已经进入了另一个臆想空间，与“鬼魅”为伍，他不禁打了个寒噤。

响指是游亦杨这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治医师为他设置的一个提醒，相当于警示灯的作用。主治医师邢医生要求游亦杨养成一个习惯，在病症治愈之前，每当游亦杨意识到自己出现臆想症状，就要打一个响指。这个响指是给游亦杨自己一个提醒，让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发病状态，要尽力用理智去控制病情；也是提醒周围人，免得游亦杨突然跟空气互动的病态吓到同伴。

游亦杨打响指是因为他已经在—堆废墟之上，在那对玩碟仙游戏男女的不远处，“看”到了当年的死者，对方正由躺着的姿势缓缓起身。这种诈尸场景要是在其他人看来，或者说病情更加严重的臆想症患者看来一定会吓得够呛。但作为病情维持在理智与臆想相对平衡的特殊患者，游亦杨知道，他眼前呈现的场景就跟刚刚看的恐怖片一样，就跟他刚刚在车上“看”到的死于一年前的女友栾菲菲一样，都是伪灵异。这位特殊患者的特殊病情就是——他能够“看”到已经死去的人。

既然当年的死者已经在他的臆想中再现，那么不妨发挥想象力，根据聂长远的描述再现当年的案发场景。

于是游亦杨集中意念，一面侧耳认真聆听身后聂长远的描述，一面在眼前勾画当年的场景。在他的努力之下，他眼中周遭的环境已然变化，变成了聂长远描述中的拆迁前的破楼。

死者老疯居住在破楼的二楼，他把一户民宅当作自己的家，用捡来的纸箱遮挡住入户门处。游亦杨做出上台阶的动作，从那对直播男女身侧经过，站到门前，侧身绕过纸箱，进入老疯的地盘。

网红“头号骑士”当然注意到了这个戴着面具的不速之客，还有他身后那个一脸凝重、絮絮叨叨的男人。一开始，他被游亦杨脸上的面具吓得差点从凳子上栽倒；后来，碍于他的形象会直播在无数网友面前，他刻意让自己冷静，不去理会这两个搅局的家伙，继续他的“碟仙问凶”。

老疯的客厅显然经过精心布置，他用捡来的破纸箱搭建了一个三人座的长沙发，上面盖着肮脏的破布。

令人汗毛直竖的场景是沙发上坐着的两个“人”，其实是残破不堪的两个白色塑料模特，一大一小，靠在一起。塑料模特一看就是被淘汰的废品，白色的表面有多处伤痕和颜色脱落，乍看上去就像是浑身伤痕、皮肤剥落的丧尸。

老疯把这样骇人的东西摆在客厅，恐怕是他为自己创造出的妻子、女儿，一家三口合家团聚的意思。两个模特还身着红色和粉色的连衣裙，其中大的模特身上的红色连衣裙还被撕扯过，前襟被扯坏。

沙发的对面墙上画着一个大大的长方形，可以想见，这是老疯为自己“置办”的“电视机”。“电视”的下方杂乱堆放着破旧的报纸和几本书，其中一本的封面尚存，

还不算破旧，上面有四个字：高等数学。

虽然身后的聂长远在描述这一切的时候，语气低沉阴郁，想要营造出一种诡异的气氛——事实上这样的环境和“假人丧尸”也的确诡异——可游亦杨却觉得有些温馨。

这里真的就是老疯的家啊！一个家庭该有的元素老疯都一一为自己备齐，让自己活在虚幻的完美之中。游亦杨的鼻子微微发酸，不单单是因为老疯跟自己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更因为老疯比他的处境更艰难，并且结局悲惨。

这样一个活在虚幻幸福世界中的流浪疯汉，到底为自己招来了怎样的杀身之祸？

游亦杨转身，面冲客厅正对的厨房——那里是老疯的厨房，也是案发现场。死者老疯此刻就坐在残羹冷炙的旁边，头部和双手血肉模糊，身边还有一小摊啤酒混着食物的呕吐物，跟老疯的血液混在一起。

这呕吐物不属于死者老疯，应该是凶手留下的，也就是说，案件很可能是醉酒的人一时激情犯罪。而且根据呕吐物的DNA，凶手为男性。

老疯身体上方还有被凶手就地取材当作凶器的、从破败墙体上取下的红砖。砖头一共有五块，其中一块是完整的，其余是两块完整的碎裂成了四块。这些被当作凶器的砖块全部染血，表面凹凸不平，并没有留下凶手的指纹。

“老疯，”游亦杨走入厨房，蹲在老疯旁边，“老疯，我是来帮你的，告诉我凶手是谁。”

游亦杨眼中的老疯茫然望着眼前的年轻人，甚至抬臂用脏兮兮的袖子擦了擦脸上的血迹，痴痴呆呆地呢喃着：“凶手，凶手是……”

“老兄，行个方便，”网红“头号骑士”终于忍不住，走出了直播的范围，几步跨到聂长远身边，他看得出游亦杨正在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当然选择跟看起来更正常的聂长远对话，“我们忙正事儿呢，麻烦二位移步。”

聂长远干脆停止对当年犯案现场的描述，不屑地瞪着网红“头号骑士”：“我们也忙正事儿呢，你有你的方式问凶，我们有我们的方式探案。”

“呦呵，敢情是竞争对手啊，得，我倒是要见识一下，你们能搞出什么名堂，”“头号骑士”也摆出一副难惹的神情，“反正我们这边正愁时长不够呢，干脆转播你们的寻凶探案，让广大网友看看到底是哪家更胜一筹。”

聂长远脸一黑，刚想上前阻止，可“头号骑士”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扭转了手机的方位，开始直播蹲在废墟之上对着空气自言自语的游亦杨。

“怎么会？凶手竟然是……老疯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凶手还原真相，为你讨还公道。”游亦杨跟莫须有的死者老疯交流了有半分钟的时间，而后起身转向聂长远，眼神扫过对着他的手机也并无惊讶。

“老疯已经直接告诉了我凶手的身份，比他们那拐弯抹角的碟仙问答要直接迅速得多。”游亦杨颇为自豪地对聂长远说，眼神却挑衅似地扫过“头号骑士”。

聂长远可不想上直播，尴尬之余推着游亦杨想要快速离开，小声在他耳边耳语：“小子，你就是这么帮我搅局的啊？”

游亦杨被聂长远推着走，却有些不愿意就此离开似的：“我也没透露你警察的身份啊，而且也搞得他们直播不下去啦，这不是搅局成功吗？”

聂长远心说：这种搅局效果跟赵局想要的正好相反，赵局想要搅局叫停直播，而游亦杨是让网红的直播有了竞争和变数，反而更加有趣吸引眼球了。

“等一下，”网红“头号骑士”追上几步拦在两人面前，不服气地说，“既然你说老疯已经告诉了你真凶的身份，那你说说，真凶是谁？”

游亦杨刚想开口，却被聂长远用眼神阻止。

见对方不接招，“头号骑士”哈哈大笑：“果然是虚张声势，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自己也知道是丢人现眼，所以才连真面目都不敢露吧？我们刚刚已经请来了老疯的魂魄，他告诉我们，凶手是个年轻的男性，目前仍逍遥法外！”

聂长远冷哼一声：“年轻男性，你倒是深谙概率学啊，凶手除了男人就是女人，除了年轻就是年老，恶性案件的凶徒本来就是男性居多，能够有体力杀人，自然比较年轻。你这说了等于没说嘛。”

“哼，那你说凶手是谁？”“头号骑士”挑衅似地来回看着聂长远和游亦杨这两个搅局的竞争对手。

游亦杨看了一眼聂长远，见聂长远无言以对，便转身面冲举着手机直播的女人捋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自信地说道：“凶手不是一个年轻男性。”

“那你的意思凶手是个女人喽？”“头号骑士”窃笑着反问。

游亦杨伸出右手食指摇了摇：“也不是。”

“头号骑士”突然笑得前仰后合：“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难不成是双性人？看来你是一点也不懂概率学啊！”

游亦杨冷眼看着“头号骑士”哈哈大笑，从容继续：“凶手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当然，也不是一个双性人。我的意思是凶手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而且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游亦杨话音刚落，在场的三个人全都是一愣。聂长远瞪大眼不可思议地盯着游亦杨，心想这小子该不会是臆想症发作胡言乱语吧？

“至于你所谓的凶手是年轻人，这点倒也不算错，”游亦杨面冲女人举着的手机，认真地说，“凶手的确是两个年轻人，年龄应该是在17岁至19岁之间，而且是高中生，准确来说，是高三毕业生。”

“头号骑士”的嘴巴张成圆形，显然被游亦杨的大胆言论给惊着了。

聂长远愣了片刻后用力拍了一下额头，把少不更事、大言不惭、说话不计后果只凭一时意气的游亦杨推着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在他耳边训斥道：“你这是搅我的局啊！你对案件根本一无所知，怎么就敢如此笃定，而且是在众多网友面前胡乱推测凶手的身份，还精确到了高中毕业生？”

游亦杨倔强地说：“谁说我对案件一无所知？你刚刚不是一直在跟我讲这案子嘛。”

聂长远继续一边推着游亦杨往外走一边厉声问：“小子，你就是凭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些，推断凶手是一男一女两个高中毕业生？这也太不靠谱了吧！当年一整组的警察，哪个不比你经验丰富、头脑清晰，他们都没有根据已知信息得出这样的推论，你凭什么得出来还如此肯定？”

游亦杨眼看已经远离了那对男女和直播的手机，索性把面具一摘，还是自信满满、玩世不恭的模样和口吻：“没错，可以说我的这个推论是源自于你刚刚对案情的介绍，也可以说是死者老疯告诉我的。我之所以能够得出当年一整组警察都没有想到的结论，是因为当年的那些警察是警察，而我，是个刚刚上大一的大学生。”

“老疯告诉你的？因为你是大学生？这都什么跟什么啊？”聂长远哭笑不得地摇晃着游亦杨，“你一个精分病患的话叫我怎么信？跟你这样一个精分病人讲理性分析，我也是服了我自己了。”

“现在信不信由你，不过早晚有一天由不得你不信。”游亦杨脱离了聂长远的桎梏，迈着轻盈的步伐朝聂长远的车小跑而去。

二人回到聂长远的家，游亦杨不等聂长远数落他，钻进客房倒头就睡。聂长远对这个可怜的弟弟尽管再气也狠不下心叫醒他继续数落教训，赵局来电数落他的时候，他还特意把自己关进洗间接听，不想吵醒折腾了一晚的游亦杨。

第二章

虎父无犬子

第二天中午，聂长远在哈江市农业大学的食堂里找到了游亦杨。他不顾游亦杨对面还坐着一个有说有笑，却也是自说自话的美女校花，直接坐到了游亦杨身旁。

游亦杨面对校花秦紫雯这位全校皆知的追求者时，从来都是一张扑克脸，用他的话说，秦紫雯这个活生生的人是阴魂不散，而自己已经死去的初恋女友、此生挚爱栾菲菲才是唯美幻象。

聂长远来学校找游亦杨，十次有七次都会碰见阴魂不散的秦紫雯，也算是熟人了，便点头跟她致意，随后对一旁的游亦杨发牢骚。

聂长远说，拜游亦杨所赐，今天上午赵局狠狠批了他一顿。而且游亦杨上了昨晚的直播，也上了今天的社会版头条。赵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新鲜出炉——十年前老疯的案子终于被媒体给炒热，警方不得不把它提上日程，派专人重新去查这案子。

游亦杨早就料到会是这种后果。这案子不热也难，媒体一定会抓住死者的特殊身份向警方施加压力，意思是死者没有亲属朋友追究此案，警方就把当年的案子束之高阁十年之久？所以对于媒体来说，老疯的案子绝对会造成热议话题。

“重新调查十年前的案子，”游亦杨饶有兴致地问，“这个任务一定是非你莫属吧？”

“废话，我惹的祸自然是我来善后。赵局本来就不待见我，这次正好让我负责这宗陈年旧案，还不给我指派帮手，最要命的是还给我限定了破案时间。十年前的悬案啊，他要我一周之内破案，否则就要把我下调到派出所！”聂长远拍案发牢骚。

没人理会的秦紫雯也不想再自讨没趣，讪笑着说了句“吃完了”，便就此退场。

游亦杨笑意更浓：“谁说你没有帮手啦，我不就是吗？咱们来做个交易，我帮你一周之内破案，你把我爸的命案资料尽数讲给我。”

聂长远本来还在为赵局给的烫手山芋而悻悻然，一听游亦杨提到了他的父亲，整个人都警觉起来，恍然大悟地说：“好啊，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啊。我不是说过了吗？让你别去纠结游老师的事，这对你的病情没好处……”

游钧则，游亦杨的父亲，生前是哈江市有名的推理作家，不但推理小说写得精彩绝伦，推理能力更是一流，经常被局里请去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实际侦办工作，每每都能使得案件侦查柳暗花明，自从有了他的帮忙，破案率高升，因此得了个“作家神探”的称号。

游钧则被请去警局当顾问，为侦办案件提供参考意见和方向，负责与他对接的警察正是聂长远。聂长远给游钧则当助手和学生，一直称其为游老师并尊为榜样，私底下也经常走动，这才与游钧则的家人相熟，与游亦杨成了情同兄弟的朋友。

一年前，游钧则于家中被谋杀，警方怀疑是被犯罪分子报复，毕竟游钧则的推理把不少犯罪分子送入了监狱和刑场，而那些被送入监狱的有些已经出狱，被执行死刑的也不都是孤家寡人，被犯罪分子的亲属朋友报复也不是没有可能。只可惜，警方顺着这个思路排查，到最后也没有找到嫌疑人，案子搁置至今未破。

游亦杨无所谓似的：“那你就等着去派出所报道吧，到时候处理一些邻里纠纷、小偷小摸什么的，也不算大材小用。”

聂长远咬住嘴唇暗想，虎父无犬子，难道游亦杨真的遗传了他父亲的推理能力、探案本领？他真的有把握能够在一周之内破案？昨晚说的什么凶手是一对儿男女高中生的话也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有理有据？想着想着，聂长远突然有些后知后觉。

“等一下，亦杨，这该不会是给我下的套吧？我今早听同事说，那个什么直播的时间内容都是事先有预报的，而且你以前从来没找过我看电影，还是午夜场，还有什么帮忙搅局，临场发挥，你背包里随身带着的面具……”聂长远总算是开了窍。

游亦杨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露出得意的坏笑：“老聂，你这反射弧可够长啊。没错，我是设计了你，我几天前就注意到那个网红要搞什么‘碟仙问凶’，便打算利用这次的案子把你拉下水，让你没有退路，只能求助于我，我才能对你开条件啊。”

聂长远冲游亦杨龇牙咧嘴，想要给他一拳，但又不忍心，最后才克制住被耍